

板橋什記

#812
294

新式標點

反橋雜記

大題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再版

新式
標點
板橋雜記全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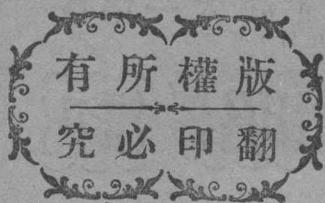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標點者 武進唐志孝

出版者 上海掃葉山房

發行者 上海掃葉山房

代售者 各省各埠大書局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余爲序，予間閱之，大氏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烟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於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著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艮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

長洲尤侗

板橋雜記序



板橋雜記小引

余自有知識以來，卽聞明隆萬時白門舊院之盛，不知我之前生，亦曾與二三佳麗促膝談心否也？因思我輩旣爲情種，復擅才華，苟其伉儷得人，美而不妒，遴芳選豔，惜技憐才，快意當前，夫復何憾。如或遇非其偶，援噲等以伍淮陰，玉樹兼葭，爭光殊恥。其或外有可觀，徒以妍皮而裹癡骨，有倡無和，同于向隅。又或才貌兼優，心懷媚嫉，防閑俊婢，禁錮青衣，若此等流，莫能殫述。所幸烟花不墜，風月長新，關樂國於平康，創柔鄉於衍衍。鶯喉燕態，盡屬奇觀，蝶使蜂媒，都歸大雅。於是騷壇才子，藝苑名流，五倫之外，無妨別締良緣；兩姓之餘，到處可逢佳偶。

；聯吟則倡予和汝，同夢亦任意隨心，似此勝遊，真堪神往。不謂數十年來，所謂長板橋者，徒與荒烟蔓草，爲隣而已，不亦深可歎哉！余淡心先生，生於神宗之代，觀其所著板橋雜記，已不勝今昔之感，又况余輩少先生三十餘歲，徒於傳聞中，識其影響而已。然猶幸得此帙讀之，尙可想見其萬一也。心齋張潮譔

于光華先生編輯

何義門先生評本

初學得此

有無師自通之樂

◎明詳◎釋註◎點圈◎註音◎

第一大字善本

評 註 昭 明 文 選

所集諸評二百名人之都

孫月峯先生評林
方伯誨先生評論

教師得此

免東翻西閱之勞

緣起

特色

昭明文選一書集唐以前文學之大成傳世者有
二胡氏刊本也二本並行未易軒輊惟文句奇奧
浩博學每歎望洋是則美矣有憾昔金壇于晴川
先生熟精選理有年亦以爲註繁而鈔要爲病爰
其平生善本以心訂輯成評註一書根據孫月峯
諸家善本以考訂之復取各家之說門孫月峯兩
評論爲準經十數寒暑再易稿而始成其大要則
除舊本之繁蕪而歸于簡易當其難曉者則備釋
挖而更要以繁蕪而歸于簡易當其難曉者則備
字下章法以落之其聲韻音義之難曉者則備釋
支分節解有條不紊開登釐然可謂盡善盡美遺
毫無矣至於人居今之編小傳地名之悉從現制
津梁選世知人者宜乎二編甫出不脛而走海內
學欲資博洽固有毛胡二氏之刊本在若爲便於
誦習計編以爲無有善於是書者焉
民國十四年歲次乙丑正月出版掃葉山房謹啓

是書爲文選第一善本三版早經售罄頃因本號有
評註唐宋八家文之輯竊爲當世文學家計沿溯
源尤不可不備此書故乘五版之際仍發售預券以
便閱者茲將四大特色列後
註解明以李善注及五臣注爲主兼參諸家善
本其其繁蕪期簡當
評論精當所采何義門孫月峯兩氏緒論爲多各
批點詳審可以一覽了然
音讀正確可以用直音法每遇難識之字即注其下兼
及古代叶韻通轉之法

定價從廉

精裝六十冊
上等竹布錦套二函

中紙三。二。元
洋紙二。四。角

板橋雜記

莆田余懷淡心著

江都吳仲夢蘭同校

番禺沈宗畸太侔刊

童閏補蘿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予惟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卽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而非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金陵古稱佳麗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爲豔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烟輕

粉，重譯來賓，稱一時韻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三百年之久，而古迹寢湮，所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

• 南市者卑屑妓所居，珠市間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烟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詠，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瑤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間亦過之，蒿藜滿眼，樓管劫灰，美人塵土，盛衰感

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蜺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於是作板橋雜記。

雅游

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髥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眞慾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

舊院人稱曲中，前門對武定橋，後門在鈔庫街，妓家鱗次，比屋而居，屋宇精潔，花木蕭疎，迥非塵境。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箔

低垂；升階則獶兒吠客，鸚哥喚茶；登堂則假母肅迎，分賓抗禮；進軒則了鬟畢妝，捧豔而出；坐久則水陸備至，絲肉競陳；定情則目眇心挑，綢繆婉轉；紈袴少年，繡腸才子，無不魂迷色陣，氣盡雌風矣！妓家僕婢稱之曰：「娘」，外人呼之曰：「小娘」，假母傳聲曰：「娘兒」，有客稱客曰：「姐夫」，客稱假母曰：「外婆」，

樂戶統於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籤牌之類，有冠有帶，見客則不敢拱揖耳。

妓家分別門戶，爭妍獻媚，鬪勝誇奇，凌晨則卯酒淫淫，蘭湯豔豔，衣香一園；亭午乃蘭花茉莉，沈水甲煎，馨聞數里；入夜而壓笛搗箏，梨園搬演，聲徹九霄；李十爲首，沙顧次之；鄭頓崔

馬；又其次也。

長板橋在院牆外數十步，曠遠芊綿，水烟凝碧，迴光鶯峯兩寺夾之，中山東花園亘其前，秦淮朱雀桁遶其後，洵可娛目賞心，漱滌塵俗。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閒行，憑闌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簫，彼度妙曲，萬籟皆寂，游魚出聽，洵太平盛事也！

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檻，綺窗絲障，十里珠簾，主稱旣醉，客曰未晞，遊楫往來，指目曰：「某名姬在某河房，」以得魁首者爲勝！薄暮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槳擊鼓，踢頓波心，自聚寶門水關，至通濟門水關，喧闐達旦，桃葉渡口，爭渡者喧聲不絕，余作秦淮燈船曲，中

有云：「遙指鍾山樹色開，六朝芳草向瓊臺，一圍燈火從天降，萬片珊瑚架海來，」又云：「夢裏春紅十丈長，隔簾偷襲海南香，西霞飛出銅龍館，幾隊蛾眉一樣妝，」又云：「神絃仙管玻璃杯，火龍蜿蜒波崖嵬，雲連金闕天門迴，星舞銀城雪窖開，」皆實錄也，嗟乎，可復見乎！

教坊梨園，單傳法部，乃威武南巡所遺也；然名妓仙娃，深以登場演劇爲恥，若知音密席，推獎再三，強而後可，歌喉扇影，一座盡傾，主之者大增氣色，纏頭助采，遽加十倍，至頓老琵琶，妥娘詞曲，則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矣！

裙屐少年，油頭半臂，至日亭午，則提籃挈榼，高聲唱賣逼汗草茉莉花，嬌婢捲簾，攤錢爭買，捉勝捺胸，紛紜笑謔，頃之烏雲

堆雪，竟體芳香矣！蓋此花苞於日中，開於枕上，眞媚夜之淫葩，殢人之妖草也！建蘭則大雅不羣，宜於紗幮文榭，與佛手木瓜，同其靜好；酒兵茗戰之餘，微聞薝澤，所謂「王者之香，湘君之佩」，「豈淫葩妖草所可比擬乎？」

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爲式，大約以澹雅樸素爲主，不以鮮華綺麗爲工也；初破瓜者，謂之「梳籠」，已成入者，謂之「上頭」，衣飾皆主之者措辦，巧製新裁，出於假母，以其餘物，自取用之，故假母雖高年，亦盛妝豔服，光采動人，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妝也！

曲中女郎，多親生之母，故憐惜倍至，遇有佳客，任其留連，不計錢鈔，其儉父大賈，拒絕弗與通，亦不怒也，從良落籍，屬於

祠部，親母則所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諺所謂「娘兒愛俏，搗兒愛鈔」者，蓋爲假母言之耳。

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逢秋風桂子之年，四方應試者畢集，結駟連騎，選色徵歌，轉車子之喉，按陽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迴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歡，或訂百年之約；葡桃架下，戲擲金錢，芍藥欄邊，閒拋玉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戰之外篇，若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盡，遂歡寡而愁殷，雖設阱者之恆情，實冶遊者所深戒也，青樓薄倖，彼何人哉。

曲中市肆，精潔殊常，香囊雲鳥，名酒佳茶，餽糖小菜，簫管瑟琴，並皆上品，外間人買者，不惜貴價，女郎贈遺，都無俗物，

正李仙源十六樓集句詩中所云：「市聲春浩浩，樹色曉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繡香」也。

發象房配象奴，不辱自盡，胡閨妻女發教坊爲娼，此亘古所無之事也，追誦「火龍鐵騎」之章，以爲歎息。

虞山錢牧齋金陵雜題絕句中有數首云：「淡粉輕烟佳麗名，開天營建記都城；而今也入烟花部，燈火樊樓似汴京。」「一夜紅牋許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舊時小院湘簾下，猶記鸚哥喚客聲。」

舊院馬二娘字蟲采，

「惜別留歡限馬蹏，勾欄月白夜烏啼，不知何與汪三事，

趣我歡娛伴我歸。」別樣風懷另酒腸，伴他薄倖奈他狂，天公要斷烟花種，醉殺瓜州蕭伯梁。」頓老琵琶舊典型，檀槽生澀響零丁，南巡法曲誰人問？頭白周郎掩淚聽。」

紹興周禹錫喜聽頓老琵琶，

「舊曲新詩